

築塔米山龍城置戍。屢出兵與戰。廣門攻巖屋。屋山種速部兵登埤。關內記奴荷長刀露刃。誤鈎實淵。勘解由顯見血。勘解由大怒。內記遜謝。儕輩交勸解。不聽。內記父善虎爲謝。久而後聽。善虎指筑紫軍。謂內記曰。敵衆如此。不斬而傷我軍。何也。內記辭曰。是執刃者之過。兒不知也。善虎怒曰。兵刃未接。先脫鞘。豈得無罪。臨戰脫鞘。獨斬敵可也。內記年少勇悍。曰。大人有言。兒不敢辨。大人豈以兒不能斬敵乎。自弓削氏所守門出。其所親善三十人從之。旣近敵。發銃擊

之。敵兵辟易。內記先進。廣門吹螺反戰。內記前據幸橋跪待。左右泥淖。人不得並行。兩軍皆出。十人許與戰。巖屋兵從城上觀。內記執長刀力鬪。所向披靡。土肥半右衛門年十八。伺間斫。內記自股至膝。內記兄平兵衛擊破半右衛門冑。半右衛門却走。內記勇氣益振。盡驅敵走之。杖刀徐還。觀者皆壯之。當時談者莫不稱關內記幸橋用刀。是戰中。嶋半助鬪歿。其他兩軍死傷頗多。半右衛門後事。石田三成爲騎將。食祿三千石。高橋記。薦野家譜畧同。

公在立花。天叟公在巖屋。皆忠烈有勇略。豐府君臣倚賴。秋月種實以勇聞。前豐前筑諸豪多屬之。然憚二公不敢遠出略地。豐使麻生元重戍上松。貳於秋月。三月與宗像彈正原田鑑尚同叛。葆光按九州軍記作大鶴彈正鑑尚且言鑑尚驚嶽志賀道輝居巖戶。未知其戍將大鶴式部伯父似是。有異圖。方徵兵討種實。已而聞種實出兵石坂。與小田部紹叱大鶴式部率二千餘人擊之。使人召彈正元重鑑尚會師。而三人舉兵斷道輝軍後。道輝驚將班師。恐敵前後夾擊。屬天叟公自將與秋月戰。

於石乘嶺破之。秋月兵走夜須郡。公亦從立花馳擊彈正等走之。道輝已得還巖戶。以為元重等反。秋月未可攻。與天叟公及小田部大鶴等議將討元重。聞筑紫廣門攻安樂平驚嶽。秋月兵亦出。天叟公督兵拒之。御笠屢戰。齋藤宗像合兵攻森鎮實。鷹取公救鎮實擊却之。九州治亂記九州軍記薦野家譜畧同。三月十六日。秋月師軍八嶽。宗像原田率兵會之。小野鎮幸米多比鎮久等步騎二千餘擊之。刃連孫九郎勇冠三軍。先登陷陣。眾齊進。秋月更出生兵力戰。我

兵多死。野上連貞呼曰。清見原帝裔少。納言正高十  
八世之孫玖珠郡野上連貞。世不墜武功。與家丁十  
三人進戰。所向披靡。馬中矢斃。步鬪殺傷過當。身被  
數十創。無完膚。遂死。鎮幸鎮久。以三百人馳救之。秋  
月兵衷擊之。吉田連正原尻左馬助率百五十人繼  
進。殊死戰。由布惟信及其子惟次竹迫日向等以千  
餘人助之。秋月軍大敗。乘勝追擊。斬獲無算。立花記  
○藤光

按。戰死錄以此戰係  
十八日。未知孰是。

六月二日。公築賀良山西砦。先是。座主築東砦并松尾。

因使座主戍之。諭以當白豐府。由布宗秀戍西砦。已  
而使大鶴宗周代之。豐前覺書。立  
花記略同。

龍造寺隆信與秋月筑紫同叛。遣其子家治及鍋嶋彈  
介將數千人入柳河。與城主蒲池鎮竝謀。將攻諸豪  
屬豐者。秋月筑紫多築砦境上。欲侵寶滿立花地。梅  
岳天叟二公亦築砦於米山龍城。置戍。筑紫秋月屢  
出兵挑戰。天叟公與相持未戰。原田親秀舉委奴郡  
兵。應龍造寺。將攻鷲嶽安樂平。二公聞之。與謀。天叟  
公禦筑紫秋月。梅岳公獨與原田決戰。及親秀兵出

早良。公親將軍鹽原。七月十八日。親秀釋安樂平。渡早良河。逆戰於烏飼村。勝負未分。小田部大鶴合兵八百餘。左早良河進戰。弓銃亂發。親秀欲分兵防之。軍素無紀律騷擾。公麾衆曰。敵敗。急進擊之。十時連貞小野鎮幸等大呼馳之。小田部大鶴自山上橫擊。原田軍大敗。走入委奴。我軍追北過河。至野外還。公退入白杵所成博多砦。休士。小田部大鶴亦收兵還。是戰。原田軍纔合卽走。故斬首虜不多。增時先進力戰有功。家丁東條三九郎亦疾鬪多斬獲。公并賜書

賞之。薦野家譜

七月二十七日。筑紫宗像原田麻生合兵軍太宰府。天叟公從寶滿馳代之。公遣薦野增時竹迫統種援之。小旗族屬焉。大戰觀音寺。會秋月種實襲巖屋。天叟公還軍救之。敵尾擊。統種謂關善六曰。我當止死。汝言主公。徐踰搖橋去。善六曰諾。以告公。亦反之。統種與其卒二十餘人力戰。小旗族從之。統種呼曰。齋院次官親能裔攝津守師能十五世孫後肥合志郡主竹迫統種。承乏戎行。有勇者與搏決死。因進陷陣。與

其卒皆死。他死者亦多。善六等力戰久之交綏。天叟  
公得乘間入巖屋。秋月兵引去。立花記

七月二十七日。種實廣門率三千人軍太宰府。以薄巖  
屋。屋山種速告急。立花寶滿。公自將由山道出。御笠  
見天叟公於北谷。定軍議。公兵千五百人當秋月師。  
天叟公千人當筑紫師。日午整兵下山。種實廣門退  
走。二公兵追之。增時父子將三百人陣觀音寺。要擊  
之。敵大敗。廣門邪經御笠郡。走基肄。種實從吉木磧  
走夜須。是戰。增時先登。圍人神五兵衛被創。公賜書

賞之。

薦野家譜○葆光按。此戰即前條立花記所載。或以爲天正九年事。似是。今姑錄於此。

水付鑑實守柑子嶽。糧竭。公命諸將納糧。八月十四日。

本作二十三日。今改之。說見於下。乘轎至遠矢原觀師。諸將進辭。公

謂足達直氏後藤種長并手連度曰。入保以來。未嘗  
合戰。原田兵出。候使擊之。諸將已納糧還。原田兵躡  
之。至生松原。與戰不利。整兵更戰勝之。追至高祖城  
下歸。後藤種長小野正廣佐伯孫六酒井外記小原  
長右衛門其他士死者頗多。豐前覺書下同。○葆光按。本書戰死有并手連  
度。連度在巖屋援兵中。天正十四  
年七月二十七日戰死。故今不載。

九月。公與天叟公及志賀道輝謀擊原由親秀。留天叟公守巖屋。以備秋月筑紫。公以千五百人過生松原。踰長垂山。入委奴。別遣五百人乘輕舸。趨今津橫汀。與木付鑑實合攻高祖。道輝以小田部大鶴爲先鋒。將千餘人由日向坂進。先是豐遣田北紹鐵朽網宗。歷將三千人略上座。秋月種實聞之。自將數千人據麻氏良城。宗像氏貞有故不得出。二日。公與道輝夜半傳發。親秀聞之。欲誘我師深入以擊之。不置兵坂口。獨遣波多江吉井等率千餘人拒道輝於日向。

坂。自將二千人。以原田林慶等爲先鋒。軍上原山上。公已入委奴。行焚人家。不見敵。遂進薄高祖。小野鎮幸由布惟信望見山上軍進與戰。增時別將兵由中道焚人家。馳至曰。我兵深入。且敵衆據高軍。不可擊。公以前軍方接戰。麾之退。恐擾亂。未及令。鎮幸先進力戰。原田軍敗走。親秀以千餘人陣左岡上。鼓譟橫衝之。我師不利。先鋒潰走。麾下軍。麾下軍亦恐敵扼坂口。大亂。公督厲不能禁。原田兵尾擊我師。走踰長垂山。至姪汀。道輝亦爲波多江等所敗。登大西。

山休兵。公聚散卒背十六町河而陣。親秀連敗我兵。并日向坂兵三千餘人。進擊姪汀軍。波多江等謂林慶曰。敵兵屢敗。走二里餘。人馬疲極。且後有河。潮方盈。請急擊。感之水。林慶曰。不可。今擊之。彼知不免。必致死。不如待潮涸。增時鎮幸謂公曰。我兵再敗。潮涸。卒先走。迨其未涸。戰必克。公以爲然。令軍中曰。潮方盈。不死戰。敗敵。何以得免。率二千人鼓譟齊進。高祖兵屢勝。鋒銳甚。增時鎮幸騎蹴其卒進戰。卒皆力鬪。遂敗之。追北過長垂山。斬獲甚多。增時子成家及弟

親次皆力戰有功。諸將呵其兵。無得從。北太遠。然軍士皆憤。初敗。敵追之急。不聽。林慶跳至上原村。以二百餘人反戰。我師小却。增時鎮幸將五百人夾擊之。獲林慶。其卒殲焉。餘皆走入高祖。我師追至城下。盡焚人家而還。道輝自長尾經太宰府。入巖戶。公遵姪汀。至博多。入臼杵所守。若休兵。尋歸立花。是戰。諸將謂公曰。長垂山險隘。敵若扼之。不可踰。宜使一軍航海出敵後。增時曰。風潮順。逆未可知。大軍不如自陸路。少分兵航海。今津橫汀。公從之。是日風逆。自舟路

者果不及戰。薦野家譜○藤光按。此戰即前條豐前  
 據公書實為天正七年八月十四日。豐前覺書以為  
 八月二十三日。本書以為九月。九州軍記九州治亂  
 記為永祿十一年八月十四日。戰死錄為四月二十  
 四日。皆誤。永祿十一年戰生松原。是立花鑑載支黨  
 衛藤清水再叛時事。與是自別。本書蓋雜取九州軍  
 記大友與廢記。多所增飾。如公自將兵出戰。定屬妄  
 謬。何則。豐前覺書公乘轎至遠矢原觀師。遠矢原即  
 立花山下地名。十時相模物語。曰杵新助成志摩郡  
 草葉城。公水道納糧。原田了榮屢要奪之。後將  
 納糧。伏兵生松原。浮舟下江。原田兵將微奪之。伏起  
 擊之。渡邊源十郎年十六初從軍。獲原田士莊崎隼  
 人。公賜書賞之。并則光刀。不言公親將。與豐前覺書  
 合。皆為可據。原田家譜。原田隆種益強。威震隣國。當  
 此時。豐城草葉柑子嶽。使曰杵鎮廣守之。以護志摩  
 諸豪屬。豐者。隆種屢遣兵攻之。城中食竭。公將  
 納糧。議我若攻高祖。原田兵必歸救。因乘間納糧。

遣千五百人軍生松原。原田兵仍留攻不肯去。更夜出  
 百許人襲敗之。據豐前覺書。鎮廣當作鎮實。鎮  
 實。天正六年。死於耳川。本書舊亦作鎮廣。今改  
 之。本書公兵為原田所敗。已而復擊走之。追至高祖  
 城下。原田家譜乃言。夜襲敗立花軍。自諱其敗耳。戰死  
 錄記死者。生松原柑子嶽高祖署日各異。蓋以是戰  
 公兵自生松原至高祖數合。誤為異時事也。本書原  
 田親種作親秀。原田系譜無有親秀。大友與廢記。原  
 田親種據高祖。豐大夫曰杵新助攻敗之。親種走保  
 高良山。終為深川十郎所殺。親種多養士已死。親秀  
 因收殘兵。還保高祖。與秋月種實相為犄角。  
 原田系譜。親種隆種第四子。天正元年二月。  
 在高祖自殺。然岡子毅云。公書道輝君同討  
 原田親種。實為是歲之事。且九州軍記宗像  
 追考記並不載親種死。高良山。則大友與廢  
 記原田系譜亦不可信。本書又言。宗像氏貞有故不  
 得出。據宗像追考記。貞已與公平。至清水原之戰。  
 中間未嘗交兵。定為虛謬也。是戰。野史所載。極多異



同。今辨正。後讀者易。以足達直氏被創。亦在此役。併錄左方。繼以世實。奔立花。以終其事也。

小神野勝悅本姓佐野。下野人。爲織田總見公侍臣。更姓名。稱小神野六太。及公見弒。居京師。病失明。夢神謂己曰。禱堅糟藥師則愈。如是者再。終來前筑。禱堅糟。已而稍能有見。勝悅善外科及馬醫。巧劍術。多技藝。堅糟屬予治下。藥師祠僧爲予言勝悅。一日與藤大藏往見。勝悅辨口善談。後屢召共語。勝悅探裝中。取桑鳩所傳馬醫書視予。予因與大藏請學。資給之。勝悅又言。家世傳新當家劍術。亦視其書。座主臣皆

從學。座主召勝悅賜衣服。每侍燕語。會足達直氏被重創。無能治者。予與大藏見公言。勝悅善治金創。公使往視直氏。因邀勝悅同適其家。直氏方擁爐坐。小野鎮幸由布惟信石松三河亦在。遽延勝悅診視。與黑色散藥。以酒服。令高枕而臥。衆言帖臥恐疾動。勝悅東州人。率直。怫然曰。任諸君自爲之。予與大藏遜謝。固請治之。勝悅曰。聽我則可。不然不能治也。衆不得已從之。卽設蓐扶直氏臥。衆頗懼。勝悅曰。勿憂。若致不救。我剖腹。足達子同死耳。居四五日。神

思益爽。尋全愈。鎮幸以信以聞。公使池邊六郎次郎命予與大藏將勝悅至松尾。公見之。賜食。供炙棘鬚魚。當時盛饌也。公所愛猫將啣之。勝悅痛以手彈之。猫悲鳴却走。公見笑曰。卿此事甚快。食終。賜淡碧綾衣。時福有氏發婦。有田十二頃。因贅勝悅與居。稍貴顯。豐前覺書下同。

九月。柑子嶽城主木付鑑實棄城間行來奔。館於角坊。九月十八日。公與天叟公合兵出鞍手。放火焚杉城下。粥田諸邑。誘種實出戰。屬種實聞豐師軍前。豐企

救田河將攻高橋元種。將兵赴之。不得共戰。大鶴鑑尚戍津久見。嶽多賀隆忠餘黨仍保高宮嶽。為種實所誘。結杉宗像舉兵叛。二公欲遂擊之。告志賀道輝。從糟谷口進。二公繞出敵後。軍於宗像。鑑尚乞降於道輝。道輝曰。果欲降。宜速致城。鑑尚遂納津久見。嶽以降。高宮嶽兵聞之潰。道輝將往田河與豐師合。藤光按。豐師出田河。在明年二月。此恐謬。鑑尚請還城。自効。道輝以問二公。梅岳公曰。鑑尚荷國重恩。縱無報効。寧忍背叛。不懷詐面勢。不如因其來誅之。遂斬鑑尚。